

現代世界史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〇年時期的芬蘭

蘇聯 Л·И·祖波克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時期的芬蘭

П. И. 祖波克

一九一八年芬蘭的工人革命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推動了芬蘭革命運動的發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芬蘭爆發了同盟大罷工。武裝的工人在受到布爾什維克黨委員會的影響的俄國軍隊支援之下，建立了赤衛隊。赤衛隊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佔領了各政府機關和電報局。

工人赤衛隊簡直是一擁而上，奮不顧身地衝進反對階級敵人的戰鬥。奪取政權的良機來到了。芬蘭形成了革命形勢，國家政權發生了危機。

列寧在給社會民主黨領袖的信中號召他們奪取政權。『起來，立即起來使有組織的工人掌握政權』，——列寧的信是以這些話作結束的。

然而，徹頭徹尾爲機會主義所浸透的芬蘭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構，却拒絕領導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政府。他們害怕革命運動的擴大，因而力圖出賣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社會民主黨領袖竟不顧羣衆的意志，中止了罷工。

在赫爾辛基同盟大罷工之後不久，芬蘭社會民主黨召開了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

日）。在革命工人的壓力之下，大會邀請了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出席大會。斯大林同志參加了代表大會。斯大林同志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向大會致賀，並生動地說明了俄國十月革命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成果。他指出芬蘭人民享有民族自決權，並說明布爾什維克黨如何了解芬蘭真正實現獨立的意義。斯大林同志向工人指出，必須進行奪取政權的有決定意義的鬥爭。斯大林同志說：『假如你們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就將幫助你們，像弟兄一樣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二）

但是，芬蘭社會民主黨領袖並沒有效法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範例，也沒有接受列寧和斯大林的忠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公然要挾說，假如採取了革命的策略，黨內就要發生分裂。革命的少數派害怕黨內發生分裂，因而就未進行頑強的鬥爭，以求通過真正革命的決議。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並沒有提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他們僅說有可能成立社會民主黨政府或者社會民主黨佔多數的聯合政府。武裝起義的時機錯過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成立的以斯文呼烏特爲首的資產階級反動政府急忙着手於扶植反革命勢力，以便爲反對工人階級而進行鬥爭。政府開始擴大與鞏固白衛武裝部隊（所謂秀刺卡爾）。

可是，斯文呼烏特政府考慮到國內民族解放運動的規模並希望掩飾反革命勢力的動員，因而在國會中提出了一個宣佈芬蘭獨立的宣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六日，國會一致批准了這個宣言。

忠實於布爾什維克黨的各項原則的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承認了芬蘭的獨立。遺憾的是，不是芬蘭的勞動人民，而是芬蘭資產階級利用了芬蘭的獨立地位。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同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做了關於承認芬蘭國家獨立問題的報告。斯

大林同志指出

『假使我們更細心地考察一下芬蘭獲得獨立後的情況，那末我們便可看出，實際上人民委員會不是把自由給予了人民，給予了芬蘭無產階級的代表，而是給予了芬蘭的資產階級，這自然不是出於人民委員會的本意。由於各種情況的巧合，芬蘭資產階級篡奪了政權，而從俄國社會主義者的手中取得了獨立。芬蘭的工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不是直接地，而是不得不藉助於芬蘭資產階級從俄國社會主義者手中得到自由。看到芬蘭無產階級發生了這樣的悲劇，我們不能不指出：只是由於猶疑不決和令人不能理解的怯懦心理，芬蘭社會民主黨人才沒有採取果斷的步驟自行奪取政權，並從芬蘭資產階級手中奪得自己的獨立地位。』〔二〕

以後，斯大林同志還表示希望這次承認『……獨立會促進芬蘭工人和農民的解放事業，並爲我們兩大民族之間的友誼奠定堅實的基礎』〔三〕。

斯文呼烏特政府既獲得了蘇俄方面對芬蘭獨立地位的承認，因而便扔掉假面具，轉而向工人階級公開發動進攻。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通過了秀刺卡爾白衛隊經費由國家負擔的法令。這一法令的通過是對工人階級的公開挑戰。秀刺卡爾隊開始進攻工人組織，並解除赤衛隊的武裝。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浮巴爾克城的秀刺卡爾隊佔領了車站，企圖切斷芬蘭和紅色彼德城之間的鐵道運輸。但是維堡的工人赤衛隊却在俄國革命兵士的支援下，迫使芬蘭白衛匪軍可恥地撤離了維堡。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指揮芬蘭白衛軍的沙皇將軍曼尼亨姆男爵，向駐紮在芬蘭西北部的俄國軍隊發動了進攻。

芬蘭工人階級以反擊回答了斯文呼烏特政府的挑釁行動。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了由社會民主黨、職工會中央聯合會及赤衛隊等的代表所組成的工人執行委員會。第二天，在赫爾辛基街頭上便貼滿了佈告，內容是這樣的：

『赫爾辛基市民們：

在我們與白衛屠夫進行戰鬥的時期，望赫爾辛基的一切和平居民切勿逗留街頭，否則可能遭受意外的犧牲。

革命的工人赤衛隊深望能够避免發生無辜人民的流血事件。

工人執行委員會

赫爾辛基，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武裝的赤衛隊佔領了赫爾辛基各政府機關。工人宣告資產階級的政府已被推翻。成立了人民全權委員會。古新寧在這一委員會中起了領導的作用。

芬蘭人民全權委員會沒有提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消滅資本主義，並與資產階級作堅決鬥爭。許多無地農民——所謂小經營者——由於人民全權委員會頒佈的法令，從奴役性的租賃條件與半農奴制度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了。可是，人民全權委員會並未採取措施以建立工人與少地農民之間的聯盟。

革命的發展打破了人民全權委員會的綱領。革命的組織不得不採取一系列社會主義性的措施。工廠被沒收了，而由工人開工生產。革命政府掌握了國家銀行，並建立了對私人銀行的監督。工人組織佔據了資產階級報紙印刷廠地。地主所拋棄的大莊園轉入農業工人之手。資產階級事實上被剝奪了政

治權利。

人民全權委員會的綱領僅僅打算改良，而不是取消舊的國家機器。但是在鬥爭過程中却顯露出有打破舊的國家機器的必要。

然而，必須指出：自革命爆發之日起，革命政府對階級敵人採取的行動並不堅決。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蘇俄與芬蘭社會主義共和國簽訂了條約。按照這個條約，蘇俄將它在芬蘭的一切不動產以及一切由沙皇政府徵用的船隻移交給芬蘭。芬蘭與蘇俄商船都得到自由進入兩國一切港口的保證。蘇俄將比翠加省（貝柴摩）讓給芬蘭，而芬蘭則將依諾港的領土讓給蘇俄。

資產階級政府逃到了北方。它在這兒組織起軍官與富農的隊伍來和革命勢力作鬥爭。曼尼亨姆將軍指揮的反革命隊伍，開始進攻紅色的芬蘭。

赤衛隊總共有八萬人左右。它主要是由工人組成的。沒有受過充分訓練和裝備惡劣的赤衛隊英勇地進行戰鬥，堅守着每一寸土地。白衛軍用空前殘酷手段進行戰鬥。然而，單靠它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戰勝革命工人的。

芬蘭資產階級於是便向德國政府乞求援助。後者趕忙便來幫助芬蘭的反革命勢力。德國政府要求白芬政府的代表與德國簽訂和約和商務條約。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終於簽訂了此種條約，這就使芬蘭在經濟和政治上都依賴德國。反革命的芬蘭資產階級由於極度害怕工人革命，而竟採取賣國行動，出賣了剛剛從蘇俄手中取得的國家獨立。

一九一八年四月初，德國的一支二萬五千人的陸戰隊在赤衛軍的後方登陸了。許多軍艦從德國開

到了赫爾辛基港。德國干涉者受到美國和英國的支持。美國利用以胡佛爲首的救濟歐洲各國難民的美國救濟行政總署來給芬蘭白衛匪軍運送糧食、貨物和軍需品。由於德國干涉軍的援助而增強的白衛軍，開始進攻坦姆帕里與赫爾辛基。經過三個月的英勇戰鬥以後，革命被鎮壓下去了。

四月十二日革命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陷落了，此後革命政府便遷至維堡。

德國軍隊從赫爾辛基向北推進。四月十九日，陸戰隊在打破赤衛軍拚死抵抗後，佔領了拉黑的城。四月二十九日，維堡陷落。五月四日，科得喀城投降。只有一萬芬蘭赤衛隊撤入蘇俄境內。

芬蘭境內展開了白色恐怖。被捕的赤衛隊員都被機關槍掃射死了。在慘遭槍殺的人羣中有許多婦女、孩子和老年人。赫爾辛基的白衛匪幫焚燒了阿波司兵營，不讓任何人從兵營中逃出來。在那裏被燒死的不僅有赤衛隊員，而且也有和平的居民。另外還有幾萬人受到嚴刑拷問，被殺害或被送出去做苦工。七萬人被關進了集中營。

芬蘭革命遭受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因爲缺少一個有爲爭取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明確綱領的、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

外國帝國主義者給予了芬蘭白衛匪軍極大的援助。當時，蘇俄還薄弱，而不能阻止帝國主義對芬蘭的武裝干涉。

芬蘭工人階級及其領袖從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中吸取了應有的教訓，因而在同年八月建立了芬蘭共產黨。

一九一八年革命失敗後的芬蘭

一九一八年革命失敗，只有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大部分是保皇黨人）還留在國會。國會宣佈芬蘭爲君主國，並選擇了威廉第二的女婿、德國王子弗里特里赫·卡爾·蓋新斯基爲國王。可是，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却打破了芬蘭資產階級的計劃。德國撤回了駐芬蘭的佔領軍。芬蘭的資產階級在失去了自己的保護者以後，便不得不忘掉國王而向英國帝國主義去尋求庇護。曾任白軍總司令的曼尼亨姆被捧出來担任攝政的職務，而代替了親德分子斯文呼烏特。英國艦隊開到了芬蘭灣，而芬蘭則加入了反對蘇俄的十四國聯盟。

芬蘭的資產階級極端仇恨布爾什維克和蘇俄，它竟準備把自己的國家出賣給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使其變成反蘇武裝干涉的前進基地，以促成芬蘭人民和芬蘭獨立的最兇惡的敵人——君主制度復辟。

芬蘭在其對外政策上主要是指靠反蘇集團。一九一九年春季，曼尼亨姆開始與尤登尼奇談判，而六月間便和他簽訂了條約。條約規定：白衛芬軍參加對彼得堡的共同進攻，尤登尼奇則答應承認芬蘭的獨立，將卡列里東部讓給芬蘭，並給它以通往北冰洋的出路。可是，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拒絕批准這個條約。

一九一九年三月間舉行了國會選舉。社會民主黨獲得八十席，農業聯盟黨——四十二席，聯合黨

——二十八席，進步黨——二十六席，瑞典人民黨——二十二席。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國會通過了芬蘭共和國憲法。按照憲法，總統爲共和國元首，由兩級選舉制選出，任期爲六年。首先選出三百個複選代表，然後他們在總理主持下再以絕對多數票選出共和國總統。共和國元首——總統——享有廣泛的權利：他可以解散國會，批准國會所通過的法律，他在對外交涉方面代表芬蘭，同時又是最高總司令。一院制的國會由經全民投票選出，任期三年的二百個代表組成。年滿二十四歲的公民都享有積極的與消極的選舉權。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進步黨人斯脫爾堡以一百四十三票對五十票（後者爲贊成曼尼亨姆的票數）當選爲共和國總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芬蘭的許多資產階級政黨中，聯合黨曾起過顯著的作用，該黨是在一九一八年由老芬蘭黨人及一部分少年芬蘭黨人所組成。它的社會成分是大工業家、銀行家、地主、僧侶及軍官的代表。在一切最重要的問題上，該黨採取沙文主義的立場。

在其餘政黨中起顯著作用的是依靠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進步黨。該黨是在一九一八年由一部分少年芬蘭黨人和老芬蘭黨的左翼分子所組成。此外，芬蘭還有許多舊的政黨。例如，農業聯盟黨——富農與小地主的黨，瑞典人民黨——它聯合着瑞典資本家、地主、知識分子和一部分勞動者。

曼尼亨姆在總統選舉中失敗後，芬蘭政府拒絕派遣白衛芬軍參加尤登尼奇對彼得堡發動的第二次進攻。

列寧指出說，蘇維埃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帝國主義陣營中的這一裂隙。

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間，芬蘭參加了協約國對蘇俄的進攻。一九一九年春季，一部分白衛芬匪軍進抵彼得羅利瓦得斯克，另一部分則從事向阿隆尼刺發動進攻。白衛芬軍積極參加尤登尼奇對彼得堡的進攻。芬蘭白衛分子還領導了彼得格拉省的富農叛亂。可是，紅軍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間取得的勝利却迫使芬蘭資產階級與蘇俄簽訂和約（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按照這個條約，芬蘭取得了比琴加省及通往牟爾曼斯克附近海岸的出海口，這是符合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蘇俄與芬蘭人民全權委員會所簽訂的條約的。然而芬蘭資產階級對此還不滿意。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間，芬蘭白衛分子對蘇維埃卡列里組織了多次冒險的襲擊，在那裏掀起了富農匪徒的叛亂。芬蘭白衛分子的這一切發動都被紅軍消滅了。在粉碎芬蘭白衛分子方面，以芬蘭共產黨員安幾凱寧爲首的國際軍事學校的英勇滑雪隊起了卓越的作用。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間，亞蘭羣島領土的歸屬問題，成了特別受人注意的問題。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前，亞蘭羣島屬於沙俄。這些島嶼在保障蘇聯西北邊境的安全與國防事業方面，有着重要的戰略意義。蘇維埃政府一開始就會屢次聲明，拒絕承認在沒有蘇俄參加的情況下通過的任何有關亞蘭羣島的決定。亞蘭羣島的居民人數實際上並不多，在瑞典影響之下，他們曾多次表示願意併入瑞典（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瑞典和芬蘭就亞蘭羣島問題曾進行過尖銳的外交鬥爭。白衛芬蘭政府對促成亞蘭羣島併入瑞典的運動的參加者，採取殘酷的迫害政策。

英法帝國主義者支持着芬蘭，其目的就在於建立基地以便再次進行武裝干涉。他們執行了國際聯盟（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關於承認芬蘭對亞蘭羣島的主權，關於這些島嶼應取消軍備和嚴守中

立，並賦予亞蘭羣島居民以自治權的決議。

蘇維埃政府曾屢次提出照會，抗議在沒有蘇俄參加的情況下解決亞蘭羣島問題這種做法。它聲明：蘇聯政府認為國際聯盟關於亞蘭羣島問題的決定對它沒有拘束力。直到一九四〇年，蘇聯與芬蘭才簽訂了關於亞蘭羣島問題的協定。

芬蘭在加入國際聯盟（一九二〇年）以後便採取了與法國和波蘭接近的方針。後者力圖建立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反蘇集團。芬蘭參加了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立陶宛除外）在華沙召開的會議，會上締結了一個條約。該條約規定：締約國中一旦有一國遭受攻擊，各締約國必須『立即討論此後應當採取的辦法』。但國會拒絕批准這個協定，結果引起威諾拉內閣的辭職和國會的改選。一九二二年七月舉行的國會選舉結果如下：社會民主黨獲得五十三席，農業聯盟黨——四十五席，聯合黨——三十五席，社會工黨——二十七席，瑞典人民黨——二十五席，進步黨——十五席。卡揚德爾領導內閣。這個內閣執政期極短，此後便成立了以農業聯盟黨人卡里奧為首的政府。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間芬蘭與蘇聯簽訂了一系列關於保證邊界獨立，關於芬蘭船隻在涅瓦河有自由通航權的協定以及電報協定。可是，蘇聯所提出的關於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則遭到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包括芬蘭在內）的反對。

農民的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迫使政府通過了關於以支付贖金方式強迫大地主將土地轉讓給少地農民的法令。地主的土地超過二百公頃以上的餘額，必須以支付贖金方式轉讓出去。地主的土地面積在二百到一千公頃者——轉讓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九，地主的土地面積超過一千公頃者——轉讓百分之

十至百分之五十。取得了土地的無地農民每年必須繳納該地段價值的百分之六。

大資產階級的各政黨阻礙了這個法令的實現。十年之間，在國家協助之下，總計只有七千三百六十一塊地段被農民贖去。

卡揚德爾政府加強了對共產黨人與合法的社會主義工黨黨員的迫害。一九二三年八月間，社會主義工黨被宣佈解散。十月間，整個國會黨團（二十七人）被捕。社會民主黨人對政府的迫害提出抗議，對國會實行抵制，並要求舉行新的國會選舉。一九二四年一月，卡里奧政府因失去國會的信任而提出辭職。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推動了芬蘭革命運動的發展。可是，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叛賣立場，引起一九一七年羣衆革命運動的分裂。以斯文呼烏特爲首的資產階級反動政府鞏固起來了。在蘇俄承認了芬蘭獨立以後，斯文呼烏特政府便向工人階級發動了進攻。

芬蘭工人階級以武裝起義來回答政府的挑釁行動。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爆發了工人革命。赤衛隊佔領了赫爾辛基各政府機關。資產階級政府宣告已被推翻。以奧托·庫新寧爲首的人民全權委員會成立了。

資產階級政府被迫逃往北方。由曼尼亨姆指揮的反革命隊伍，在德國政府軍隊援助之下鎮壓了芬蘭赤衛隊及革命工人的英勇鬥爭。

芬蘭革命遭受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個有爲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明確綱領的、真

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在鎮壓了革命以後，芬蘭的反動資產階級政府便將自己的國家轉變成為供西歐帝國主義國家利用的反蘇軍事基地。

一九二四至一九四〇年時期的芬蘭

坦尼爾政府及其政策

與俄國市場相隔絕的芬蘭經濟，遭遇到很大的困難。然而，鎮壓革命運動，加強對勞動羣衆的剝削，和政府推行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措施，終於使生產量增長起來。芬蘭工業的總產量由一九二四年的九十三億芬蘭馬克，上漲到一九二六年的一百一十億芬蘭馬克。

一九二五年二月，萊蘭德爾當選爲芬蘭總統，他聲明說，他將繼續推行前任總統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底，瑞典人由於不滿芬蘭政府的芬蘭化政策，拒絕支持芬蘭政府。農業聯盟黨內部也產生了意見的分歧，這反映了農民的不滿情緒。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繼三易內閣之後，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坦尼爾組成了內閣，直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爲止都是這個內閣執政。社會民主黨領袖在掌握政權之前，曾保證要實行許多重要的改革，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把兵役期限縮短到九個月、對收入多的人增加捐稅

等。但是，他們一掌握了政權，就忘記了這些諾言。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政策和前任政府的政策很少區別；社會民主黨政府延長了工作日，破壞了造紙廠工人和冶金工人等的罷工，而以後竟通過決議，把巨額國家補助金撥給芬蘭資產階級的武裝組織——秀刺卡爾。政府對共產黨人和工人積極分子也繼續實行迫害，其殘酷程度並不下於過去。

在對外政策方面，社會民主黨政府主要是指靠英國，因為英國在當時是芬蘭森林工業產品的主要包買主。英國資本家日益深入地滲透到芬蘭工業中去。英國還給芬蘭擬定了一個建設海軍的方案。

在對蘇關係方面，坦尼爾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竟執行敵視蘇聯的政策，並拒絕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一九二七年，芬蘭代表被選入國聯行政院。一九二九年，芬蘭規避蘇聯的建議，不願參加關於先期實施白里安—凱洛格公約的莫斯科議定書。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內閣時有變動，但每一屆內閣在國內都繼續執行鎮壓政策，而在對蘇關係方面則執行帝國主義強國的指令。

經濟危機和反動勢力的加強

世界經濟危機和木材紙張價格的暴跌，使芬蘭的經濟受到嚴重的影響。芬蘭的工業生產總值從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三十七億芬蘭馬克下降到一九三三年的九十五億芬蘭馬克。企業的數目從一九二八年的四千零二十一家減少到一九三三年的三千五百二十七家。在這幾年裏，工人人數也從十六萬九千人減少到十四萬一千人。危機囊括了國民經濟的所有各部門。數十所木材工廠和紡織工廠都關閉了。金

屬製造工業的產量也大爲縮減。

一九二九年，農業危機更形尖銳，並激起農民的不滿情緒；因此，聯合黨用『反對共產黨人和俄國人，爲民族、宗教和祖國而奮鬥！』的口號，把農村中的富農組織起來。運動首先在愛特包尼亞省拉普阿的富農區展開。因此，這個運動又叫做拉普阿運動。拉普阿分子實行大屠殺，燒毀工人報紙的印刷所和各地的人民之家，大肆搶劫，並將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趕入蘇聯境內。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拉普阿召開了代表大會，會上成立了全芬組織『芬蘭堡壘』。拉普阿運動的領導人主要是銀行巨頭，森林工業資本家、牧師、上級軍官和秀刺卡爾上層分子。參加拉普阿運動的多是國民聯合黨黨員。農業聯盟黨人及他們組成的政府也都支持這個運動。

六月十一日，拉普阿分子的領袖向共和國總統萊蘭德爾提出最後通牒式的要求：一、封閉共產黨的印刷所和出版機關；二、取締無產階級的一切組織；三、立即逮捕共產黨的一切宣傳工作者、工作人員和領袖；四、規定舉行新國會選舉的日期，以頒佈新的法律。

政府開始實行有利於反動組織的各種措施。六月十五日，發佈了取締國內一切革命報刊的特別命令，並開始迫害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議會召集了非常會議，討論反工人的各項法令。沒有等到非常會議討論出結果，卡里奧政府就在一九三〇年七月二日提出辭呈，讓位給絞殺芬蘭革命的著名劊子手，與拉普阿運動公然勾結的斯文呼烏特的內閣。斯文呼烏特政府逮捕了議會中的社會主義工人和農民的黨團（共二十三人）。在全國各地，大批工人活動家橫遭逮捕，人民之家都被查封了，左派工會也被取締。七月七日，拉普阿分子組織了向赫爾辛基的『農民進軍』，要求對共產黨人採取斷然措施。

參加這次行動的有一萬二千名左右，身着農民服裝的秀刺卡爾分子。斯文呼烏特和曼尼亨姆將軍檢閱了這個隊伍。接着，斯文呼烏特政府就解散了議會，並決定重新舉行選舉。議會選舉是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和二日，在極端恐怖的情況下舉行的。在新議會中，資產階級政黨破天荒第一次取得了多數——全部票數的三分之二；社會主義工人則一個席位也沒有得到；社會民主黨取得了六十六席。斯文呼烏特政府依靠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實行旨在反對共產黨和工人組織的許多非常法案。社團法案使各省省長有權根據自己的判斷解散社會組織。當時，根據這項法案有二百個文教組織被解散，它們的財產也被沒收。共和國防禦法案賦予總統以不管議會的意見如何自行做出決議的權利。其他的一系列法案則取消了工人最起碼的政治權利。此外，議會通過了關於提高各種必需品關稅稅率的法案，而這正是說，勞動羣衆原先就很艱苦的物质狀況要更加惡化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斯文呼烏特當選爲共和國總統。蘇尼拉出任內閣總理，他仍然執行拉普阿分子先前的政策，不過形式上稍加掩飾罷了。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拉普阿分子在距赫爾辛基不遠的閔特塞爾組織了暴動。他們要求解散議會，並組織拉普阿政府。但是，消滅了無產階級的公開的革命組織的金融資本却看出，在這時公開支持拉普阿分子專政對於自己並沒有什麼好處，因爲拉普阿分子還沒有羣衆基礎。因此，暴動被鎮壓下去；但暴動的領導者不過是被判處徒刑而又緩期執行，所以實際上他們依然逍遙法外。閔特塞爾暴動後，拉普阿運動改名爲『愛國人民運動』。

凱維米雅基的聯合政府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進步黨人凱維米雅基內閣執政，這個內閣存在了幾乎四年之久。凱維米雅基的內閣是四黨聯盟：聯合黨、瑞典人民黨、農業聯盟黨、進步黨。凱維米雅基政府依靠的是議會中各政黨的反動代表和總統斯文呼烏特。它推行了幾項反對拉普阿分子的無足輕重的法案，同時對工人和革命組織則仍然繼續實行鎮壓。當時施行了許多非常法案，以求限制人民羣衆的政治權利。一九三〇年已經遭到限制的選舉權，現在更加殘缺不全了。被判叛國罪者於刑期屆滿後仍被剝奪積極選舉權六年。有信仰共產主義的嫌疑的人都被剝奪了被選舉權。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集會遭到禁止，他們的組織也受到迫害。一九三五年三月，通過了恢復死刑的法律，但一直拖到新議會的召開例會時，才最後批准了它。在危機的蕭條年代裏，兩萬多農戶由於債務而被趕出自己的田地，他們的財產被拍賣了，這最明顯地說明了農民的狀況。

靠着加強剝削勞動羣衆的辦法，芬蘭資本家暫時擺脫了危機。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這四年裏，芬蘭的經濟情況稍有好轉。當時世界市場上木材的價格很高，而芬蘭森林工業家所支付的成本却很低，工人的工資也很低，利用這種情況，他們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紅利。對外貿易發展起來，而促成了入超現象。芬蘭欠其他國家的外債從九十億芬蘭馬克減少到三十億。國家銀行的黃金準備金增加了兩倍，並增加了外匯準備金（四）。對工業和住宅建築等的投資也大為增加。